

【传统大家谈】

我们该如何对待先人

□常强

在香港安享晚年的国学名家饶宗颐先生，是一位文化上的“多面手”，在许多领域都取得斐然成绩。甲骨文领域就是饶先生颇为自豪的一个方面。我们看饶先生题字，落款都署“选堂”，而不署名姓。“选堂”就是饶先生的自号，这个号来源于他对甲骨文界前辈的仰慕与追随。

在中国甲骨文研究领域，有“四堂”之说，分别是“雪堂”罗振玉、“观堂”王国维、“彦堂”董作宾、“鼎堂”郭沫若。四大家并列为中国甲骨文研究的顶尖专家。以“选堂”自称，显然是饶宗颐先生出于对业界先辈的一种承继追慕之情以及对甲骨文研究的一种自信满足之感。

我们中国人，不论做事还是做学问，不论从事技艺还是经营生活，总爱把前辈或先人搬出来，作为自己的标杆和榜样，一方面显示对祖先的尊重，一方面也显得师出有名。这或许就是一种带着黄土味儿的祖先崇拜情结。

在香港安享晚年的国学名家饶宗颐先生，是一位文化上的“多面手”，在许多领域都取得斐然成绩。甲骨文领域就是饶先生颇为自豪的一个方面。我们看饶先生题字，落款都署“选堂”，而不署名姓。“选堂”就是饶先生的自号，这个号来源于他对甲骨文界前辈的仰慕与追随。

所以，中国人尽管没有一个强大而持续的所谓“国教”，却并不缺少精神的皈依，尤其是先人，都是中国人存发展的最根本凭借，也是中国人寻找自信与凝聚力的最重要依据。

对于一代又一代的“今人”而言，先人首先是自己的恩人，是思念与感激的对象。曾子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也就是说，对待长辈和祖辈，要懂得追思感念，惟其如此，百姓道德水平才会广泛提升，民风才可变得越来越好。换句话说，今人要有感恩之心。

先人还是自己的老师，是学习与效法的对象。我们的祖先也特别强调“师古”，就是遇问题先要回头看看先辈如何处理，先辈经验是否可以为我所用。梁漱溟先生说中国文明是“早熟的文明”，认为我们老祖宗尤其是诸子百家，都把世间的道理都说清楚透彻了。

和先人多一些交流，就会和周围人少一些摩擦。

读经也是我们与先人对话的一种有效途径。经典，是人生的说明书，更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乳汁，滋养着一个民族的气节、风骨和涵养。诵读核心文化典籍，汲取先人智慧养分，无疑有助于文化认同的找寻和文化自信的培育。

总之，对待先人要真心诚意，积极主动，理智科学，惟其如此，才算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中不失为人。

“和而不同”是中国人面对世界的原则

中国文化倾向于不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弄得那么紧张，不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做不可调和的。“和而不同”，是中国人面对这个世界的原则。中国文化主张对话，这个思想在宋代的哲学家张载那里得到了印证。张载的哲学是“仇必和而解”。世界有差异，但差异不必然发展为冲突，冲突不必然发展为你死我活，而是可以经过对话甚至辩论，最后达到和解。大家想想，如果用这个观点看待今天的世界，不是有很多问题都可以解决乃至化解吗？当然，这不是一方面的事，而是彼此双方、多方需要沟通和对话。

——刘梦溪（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

学国学不是学知识，而是开智慧

如何在小学阶段开展国学教育呢？我认为，要以开展国学经典诵读为主，寓教于乐。首先要选取适合小学生这个年龄段的国学经典，比如蒙学、四书、古诗词，让学生读，适当讲解文意，不必过度诠释。要让孩子体会到读书的快乐，比如齐读、领读、唱读、轮读。读经典书是快乐的。但是，现在小学生没有好好读经典，很多经典被肢解得支离破碎，语文教学就是找出文本的段落大意和中心思想。其实国学教育应该重视情境教育和形象教育，要让学生回到文本所描述的那个场景中去，去体悟古圣先贤的真善美的魅力。要在经典中和活生生的人物对话，体会颜回的安贫乐道、庄子的潇洒快乐……我一再讲，学国学不是学知识，而是开智慧。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叫智慧；而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叫知识。

——张其成（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学院院长、国学专家）

语文教育扼杀了汉字文化

有着深厚文化意蕴的汉字，在今天的语文教育中，只被视为一种工具，等于扼杀了汉字文化。很显然，如何在儿童的启蒙阶段，把汉字所蕴含的历史与文化信息传达给他们，是我们的语文教育者要真正思考的事。如果汉字的教育仍是与中国文化和哲学的源头是隔绝的，那么，想要重现汉语之美，也只能是一个空想。

——叶匡政（知名诗人、学者）

【百家之言】



仁者有爱憎

□钱宁

【论语】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里仁4）

【译文】孔子说：“如果有志于仁，就不会做坏事了。”

人性有善有恶，亦可善可恶。仁者所为，就是扬善抑恶。仁者以“仁”立命，将“仁”置于自己生命之上，所以，孔子又说：

【论语】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9）

【译文】孔子说：“志士仁人，不会因求生而损害仁，只会牺牲性命来成全仁。”

由此看来，仁者是这样一种人——爱憎分明、善恶感强烈、甘愿为捍卫“仁”而献出自己的生命。



《新论语》

悦读·核心篇之七

仁者，爱人，自然也会憎人。有爱必有憎。

【论语】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里仁3）

【译文】孔子说：“只有仁者，才能爱人，也能恨人。”

仁者恨什么人呢？当然是“不仁”之人。仁与不仁，也就是善与恶。

【经典新读】

我的母亲

□丰子恺

老屋的西北角里的八仙椅子，是母亲的老位子。从我小时候直到她逝世前数月，母亲空下来总是坐在这把椅子上，这是很不舒服的一个座位：我家的八仙椅子是木造的，坐板和靠背成九十度角，靠背只是疏疏的几根木条，其高只及人的肩膀。母亲坐着没处搁头，很不安稳。母亲又防椅子的脚摆在泥土上要霉烂，用二三寸高的木座子衬在椅子脚下，因此这只八仙椅子特别高，母亲坐上去两脚须得挂空，很不便利。所谓西北角，就是左边最里面的一只椅子，这椅子的里面就是通过退堂的门。退堂里就是灶间。母亲坐在椅子上向里面顾，可以看见灶头。风从里面吹出的时候，烟灰和油气都吹在母亲身上，很不卫生。堂前隔着三四尺阔的一条天井便是墙门。墙外面便是我们的染坊店。母亲坐在椅子上向外面望，可以看见杂沓往来的顾客，听到沸反盈天的市井声，很不清静。但我的母亲一身坐在我家老屋西北角里的这样不安稳、不便利、不卫生、不清静的一只八仙椅子上，眼睛发出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母亲为什么老是坐在这样不舒服的椅子上呢？因为这位子在我家中最为冲要。母亲坐在这位子上可以顾到灶上，又可以顾到店里。母亲为要兼顾内外，便顾不到座位的安稳、不卫生、不便利、卫生不清静了。

我四岁时，父亲中了举人，同年祖母逝世，父亲丁艰在家，郁郁不乐，以诗酒自娱，不管家事，丁艰终而科举废，父亲就从此隐遁。这期间家事店事，内外都归母亲一个兼理。我从书堂出来，照例走向坐在西北角里的椅子上的母亲的身边，向她讨点东西吃。母亲口角上表出亲爱的微笑，伸手除下挂在椅子头顶的“饿杀猫篮”，拿起饼饵给我吃；同时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给我几句勉励。

我九岁的时候，父亲遗下了母亲和我们姐弟六人、薄田数亩和染坊店一间接而逝世。我家内外一切责任全部归母亲负担。此后她坐在那椅子上的时间愈加多了。工人们常来坐在里面的凳子上，同母亲谈家事；店伙计常来坐在外面的椅子上，同母亲谈店事；父亲的朋友和亲戚邻人常来坐在对面的椅子上，同母亲交涉或酬酢；我从学堂里放假回家，又照例走向西北角椅子边，同母亲讨个铜板。有时这四班人同时来到，使得母亲招架不住，于是她用眼睛的严肃的光辉来命令、警戒或交涉；同时又用了口角上的慈爱的笑容来劝勉、抚爱或应酬。当时的我看惯了这种光景，以为母亲是天生坐在这只椅子上的，而且天生成有四班人向她缠绕不清的。

我十七岁离开母亲，到远方求学。临行的时候，母亲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诫我待人接物求学立身的大道；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关照我起居饮食一切的细事。她给我准备学费，她给我置备行李，她给我制一罐猪油炒米粉，放在我的网篮里；她给我做一个小线板，上面插两只引线放在我的箱子里，然后送我出门。放假归来的时候，我一进店门，就望见母亲坐在西北角里的八仙椅子上。她欢迎我归家，口角上表了慈爱的笑容，她探问我的学业，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晚上她亲自上灶，烧些我所爱吃的菜蔬给我吃，灯下她详询我的学校生活，加以勉励、教训，或责备。

我廿二岁毕业后，赴远方服务，唯假期归省。每次归家，依然看见母亲坐在西北角里的椅子上，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现出慈爱的笑容。她像贤主一般招待我，又像良师一般教训我……

我三十三岁时，母亲逝世。我家老屋西角里的八仙椅子上，从此不再有我母亲坐着了。然而每逢看见这只椅子的时候，脑际一定浮出母亲的坐像——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她是我母亲，同时又是我的父亲。她以一身任严父兼慈母之职而训诲我、抚养我，我从呱呱坠地的时候直到三十三岁，不，直到现在。陶渊明诗云：“昔闻长者言，掩耳每不喜。”我也犯这个毛病。我曾经全部接受了母亲的慈爱，但不会全部接受她的训诲。所以现在我每次想象中瞻望母亲的坐像，对于她口角上的慈爱的笑容觉得十分感谢，对于她眼睛里的严肃的光辉，觉得十分恐惧。这光辉每次给我以深刻的警惕和有力的勉励。

（摘选自《缘缘堂随笔》，本文有删节）

□推荐语

父亲逝世后，担当起一个大家庭顶梁柱责任的母亲，给予孩子们更多的不是言传而是身教。关于母亲的面容和表情，作者用得最多的是“严肃”一词，正是母亲的严肃、坚毅、庇护着孩子成长，同时也教会他们做人的道理，给作者以“深刻的警惕和有力的勉励”。